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八百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姚元烺

册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秉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燿流俗不偶而安卑韜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讒蒐慝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滔天自非精識邁倫風鑒絶出孰能洞分之

哉此其為歎能哲而惠放勳垂何憂哉言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彰其能否率是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廋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

爾有是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羮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炊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炱煤甑中回以為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人者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騂赤色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能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路孔子弟子為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由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

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甞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甞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甞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

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亟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請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惟蒸嬰兒之味牙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治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官處期年四

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渇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乎兹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

公孫固爲宋司馬晉公子重耳文公也過宋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君其圖

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十子皆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因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

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繇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

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功謀者當明信以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而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一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憾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

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又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物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飲俎豆者）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

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邱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於其庫入高魚庫以而介其甲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侯邑謂齊魯來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韓宣子晉大夫也聘魯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子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

其有以知之矣後欒施高彊奔魯

孟僖子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而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糊屬言至儉也其恭如

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今孔丘年少時年十七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公八年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不為彼貨利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庾公衛大夫疾作癰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也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

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髮負芻息於途收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縲之吾名曰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

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絶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夫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数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孫叔敖為楚相甞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然）歲餘像孫

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財枉法為姦觸人罪身

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者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

漢王陵初從髙祖起沛中時張蒼為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為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

趙禹為少府時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

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令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

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為呉相病免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乗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世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解者若今分疏也不以在亡為辭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心季布弟也令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

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将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将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来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

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閒知各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為小黄令京房事贛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才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戸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

揚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雄官至侍郎

嚴尤為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尤見而竒之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光武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時犯人朱福亦為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福光武後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及尤圍昆陽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鬚眉者耶何

乃如是

後漢安城侯賜初與更始俱到雒陽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虞延為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

俟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珮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帝乃自勑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繇是以延為明

第五倫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

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為蜀郡太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倫後位至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甞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為漢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甞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其先托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州郡謂刺史太守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為郡功曹諫諍不合自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馮敷為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嘗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帚往敷知

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

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為交阯太守胡廣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

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真從家來省其父真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勑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旣

到京師試以奏章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又云真年未弱冠父在南

郡步往候父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

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户曹掾胡

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立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真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

王諶河南尹田歆外甥諶不書其官史科舉始為縣門下史時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太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雒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安用近雒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

曷于庭辯詰職事曷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玆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

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兹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為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泰之所名人品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時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邱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王柔王澤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謝軌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成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軌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

訣之情于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時史叔賓少有威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繇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朗陵侯相時黄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

叔度耶淑又拔李昭于小吏

李膺為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所羞又岑晊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為司隸校尉

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嘗歎美之以為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邱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名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祐官至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兾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

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
異統後尚書令荀彧舉為尚書郎又叅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浚義人游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
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繇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
梁國黃子英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
接雒中諸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
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
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

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問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從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於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嘏年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國淵字子尼少師事鄭玄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為大司農

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

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焉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休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為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甘公出遇見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奈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為郡功曹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林宗劉曄少有孝行避地揚州劭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為魏名臣又曹公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巳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巳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公大悦而去又云

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為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

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邕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雍從學琴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為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

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慧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召王修為主簿舉孝廉修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冐難來惟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甞謂功曹孔卲廊廟才也卲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黄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為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之奇也惟玄與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為其文又云橋玄世名知人覩魏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托繇是身名益重於時

何顒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顒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喪并致顒屍而葬之冢

傍

陳寵為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憾寵林卒被用而以贓汚抵罪

魏荀彧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悦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稱職初

曹公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攸繇又言策謀士初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曹公以為知人彧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劉元起涿郡人蜀先主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元起子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元起嘗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嘗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元起出蜀志不見官位

張世平中山大商也蜀先主居涿時世平與蘇雙等皆

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先主繇是得合徒衆世平出蜀志不見官位

魏茲陳留人臻之父也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於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魏茲出魏志不見官位

王郎漢末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後太祖徵之既至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耶郎曰策勇冠一世有雋

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曹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曹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曹公會之會者三萬人曹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

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歎劉表見袁紹
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
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遥
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賈詡為太尉初南見劉
表表以客禮待之詡謂人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
變多疑無决無能為也
劉琬漢末為使者使孫策加錫命時吳大帝舉孝廉琬
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禄祚不終

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常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裴潛初為太祖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為一方主

楊俊字季才有風鑒仕為南陽太守漢末晉宣帝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人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

實理但有優

甘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崔林字德儒河東武城人也有清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後為司空甍

傅巽字公悌文帝時為侍中巽瓌偉博達有知人鑒巽在荆州目龎統為半英雄謂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

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

游殷為郡功曹時張既為兒童殷察而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先歸勑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術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後楚為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

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

夏侯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

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於今皆為後式

司馬德操潁川人也劉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德操拊

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文帝即王位

為侍中賜爵關内侯

陳羣辟太祖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

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勅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

不聽後模逵皆坐姦軌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

劉曄為侍中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此二人必反卒如其言

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曰達有苟得之心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張既為雍涼二州刺史十餘年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皆終有名位

荀攸字公達鄭袤高祖衆為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亾矣公業泰字也攸終於尚書令

傅嘏為黄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

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颺不平因微事以免颺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李豐與颺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颺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而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颺言先是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

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為尚

書僕射時司馬文王輔政鍾會為黄門侍郎會嘗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小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後果作亂被誅

何禎明帝時為秘書丞時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選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夏侯霸為討蜀護軍右将軍後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

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會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而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司馬朗為兖州刺史朗雅好人倫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嘗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

崔琰為中尉琰初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

王修為奉常修初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

遠至世稱其知人

郭玄陽翟人被刑在家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玄從典農司馬求人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從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繇此見知遂被拔擢苞亦貴顯郭玄出魏志不見官位

杜畿為尚書僕射畿初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友好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

而無外覲州里弗稱也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蜀司馬徽潁川人有知人之鑒龎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繇是漸顯

微出蜀志不見官位

譙周字允南陳壽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蜀平坐是沉廢者累年後為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再致廢辱皆符周言周入魏時晉文王為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

陽城侯

楊戲為射聲校尉戲性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王連為司監校尉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吕乂杜棋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

吴虞翻字仲翔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嘗為騎

都尉

陸遜為太子太傅遜名知人初曁艷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别族後艷恪竺皆坐誅其先見如此

胡綜為侍中時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

城歸命有道頼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别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也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大帝即召入蕃謝荅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帝問如何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大帝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大帝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嘗怨歎其

卼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歴時乃解
拜綜偏将軍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潘濬子翥亦與周
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
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
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
歸服
羊道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道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絶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李肅南陽人也孟仁少從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後果為丞相

習温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潘秘過辭於温問曰先君昔許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温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為尚書僕射代温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虞俊餘姚人也俊見張溫歎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溫出吳志無官位

陸瑁吳郡吳人也為選曹尚書初同郡聞人敏見得國邑優於崇修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

孫河為烏程縣長吳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

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為宜都太守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至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

闞澤字德潤為太子太傅初丁固在繈褓中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終如其言

季衡為威遠將軍衡本襄陽卒家子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

顧邵為豫章太守好樂人倫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

張承為奮威將軍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

景於孤微童幼並為國士歘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字元遜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册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

册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人第二

晉劉寔初為宣帝相國參軍時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也懷帝時為太尉

趙元儒名為知人為鄴市長石苞少為吏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於鄴市元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繇是知名

許允為吏部郎石苞嘗見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

孫登高尚不仕嵇康從之游登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云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子無求乎康不能用

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潘岳為黄門郎熊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胡毋輔之字彦國為湘州刺史初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輔之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

阮修字宣子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

受累修為太子洗馬

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字叔子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一云羊祜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奕見之曰此今之顔子者也奕後為雍州刺史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奕遷尚書名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

後果誅

鄭袤為儀同三司初年十七在鄉里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姦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

張華為司空初陶侃至雒陽數詣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

裴楷字叔則為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

樂廣僑居郭界未知名楷一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裴頠（魚毁切）字逸民王接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惟頠雅知焉頠為左僕射嵇紹為汝陰太守頠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頠後為侍中

李憙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為知人憙官至特進

閻德東海人也唐彬初受學於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

廊廟才後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及
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左又太原人也魏舒少質樸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
以漁獵為事惟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未能令妻
子免饑寒吾當助卿營之嘗賑其匱乏舒受而不辭果
位至儀同三司禄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
山濤字巨源為尚書僕射初王衍總角造濤濤嗟歎良
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

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王戎為司徒衍從兄也初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鄉議衍将不許戎勸品之及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免焉

范晷為少府鄉人郭舒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精識大義晷及舒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

盧欽范陽涿人也為尚書僕射初同郡人張華少孤貧

自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

嵇紹爲侍中初沛國戴晞少有才知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至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又元帝初封瑯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

劉公榮濟陰人也有知人之鑒范喬弱冠受業於樂安

將國明公滎見喬深相器重喬父没足不出邑里供養衡門至於白首元康中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又同郡武陔字元夏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字叔夏茂字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決其優劣公滎有知人之鑒嘗造周周見三子焉公滎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

江統有才識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别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修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統累遷至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山簡河内人為征南将軍鎮襄陽初蔡充未仕時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充在選官曰山子

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為泉陵令初同郡人戴若思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顧榮字彦先嘗見吴伏波將軍孫秀之曾孫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榮位至散騎常侍安東軍司

周浚字開林為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

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張公陳留高士也王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為奉常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周顗為僕射初顧和幼為王導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

入停車門外顗過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

王澄為荆州刺史范汪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

王應王敦兄含子也敦養應為子敦從弟彬為江州刺史舒為荆州刺史敦死含欲投舒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為敦甞欲殺彬故也汝欲歸之應曰此乃

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及人危戹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憾

王導字茂弘爲丞相初諸葛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甞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恢後累遷尚書右僕射尚書令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又劉惔

少清遠有竒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劉惔為丹陽尹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又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

晉宣王之流亞也

潘滔爲洗馬見王敦而目之曰處仲（敦字）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噬東海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滔説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以爲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軍事明帝即位敦遂叛

庾亮領江州孟嘉少知名亮辟補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轉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

謂弟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

褚裒為豫章太守正旦朝庾亮以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

謝安字安石為太傅初褚裒少有令稱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裒之小字不佳吾不復論士矣

萬嗣為長沙太守時陶侃為廬江太守張夔督郵領擬

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䕫察侃為孝廉

楊晫為豫章國郎中令晫陶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黄慶為武庫令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慶進陶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至復何疑也慶後為吏舉

侃補武岡令

劉弘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陶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令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

桓彝字茂倫為西陽太守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初見謝安始四歲彝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

東海

溫嶠爲驃騎將軍鎮武昌初桓溫生未朞而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彜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王藴爲會稽内史時王悦來拜墓藴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藴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藴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悦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庾翼字稚恭爲征南將軍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矣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于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王濛爲司徒左長史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來逼人王導

亦深器之繇是少有重名

郗超為桓温叅軍事聞謝安以苻堅之侵舉兄子玄為將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桓温字元子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温掾俱為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温後為丞相大司馬

王雅為太子少傅孝武世時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庶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秉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當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

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胡之為郡太守時南平車武子父育為郡主簿胡之名知人見武子於童幼之中謂武子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

王謐見劉裕在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桓玄字敬道為大司馬初京兆覇城人王修南渡見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又謝景仁以不附會司馬元顯年三十方為著作郎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方作著作郎

楊玭駿之弟也魏咸熙中劉元海為任子在雒陽晉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繇余日磾無以

加也濟對曰元海容儀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珧及孔恂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

期而定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珧官終太僕

董仲道隱者也王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彌後事劉元海劉曜為石勒所殺

張華仕前燕為安北將軍雅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

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扶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麃結殷勤而别

張載灌津人也同郡韓嘗少能屬文師事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嘗後仕慕容儁為揚烈將軍與李産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苻宏前秦苻堅之太子也堅以士馬強盛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呂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

馬杜進康鹹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

毛興仕前秦鎮上邽時苻登兄同成為興長史以登為司馬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尅何憾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少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

徐統見王猛於鄴都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

王猛字景畧為苻堅丞相呂光沈毅凝重寛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猛異之曰此非常人也

劉化者道術之士也見李特第三子雄化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仲儁雄字也

趙廞後蜀人也李庠特第三弟也為威寇將軍封陽泉

亭侯初至蜀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玄序庠字

王齊北燕人初馮素弗跋之長弟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勿動成藻為南宮令馮素弗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時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

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晩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

宋謝景仁為桓玄黄門侍郎時高祖為桓脩撫中兵參軍甞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

江敳為建武將軍初劉穆之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

多通為斅所知及斅為將軍以穆之為府主簿

謝混字叔源高祖義旗初建以徐羨之為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混共事混甚知之混官終左僕射

蔡堪之見謝密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弘微謝密字也）

沈慶之為建威將軍元嘉三十年元凶弒立孝武入謝義興太守王僧達歸孝武孝武命為長史初發潯陽慶

之謂人曰王僧達必来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果来

桓序為輔國将軍劉敬宣父牢之為鎮北将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劉敬宣以劉毅為寧朔叅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人之才當别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耶然其性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

韓伯為豫章太守胡藩少孤居喪以毁稱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二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車駕數幸除給事中不就南齊衡陽元王道度太

子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於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張郃拜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時王華為侍中護軍初華與郃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郃曰子陵華之字也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劉柳為尚書僕射沈演之年十一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

王韶之為吳興太守郡人王道隆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

荀伯子穎川人卒於東陽太守王惠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

劉穆之為丹陽尹謝方明性嚴恪與從兄混俱有重名惟歲節朝宗而已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

相識者惟有混方明郄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為憾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南齊蕭摹之為丹陽尹時高帝父承之少有大志才力過人摹之及宗人北兗州刺史源之並見知重

張緒為會稽内史陸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緒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張環為吳郡太守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環並

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

虞悰會稽餘姚人初見武帝帝始為從官家尚貧薄悰

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卒於光禄大夫

加正員常侍

曹武為散騎常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惠

景之在襄陽於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謂

梁武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

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

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
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曹武來負武帝得過
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托之言耶我兒饑寒無
依昔所換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
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
明諧之為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
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言
褚淵為録尚書事從弟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

淵謂人曰從弟廣信獨立乃十倍於我也

張融吳郡錢塘人與杜栖同郡栖徵士京産之子也融與京産相友每相造言論栖甞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名元方比之爲劣今方古人何貴融後終於司徒左長史

殷瀰爲尚書右丞沈瑀甞詣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嚣之謂曰覲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蕭惠開征西將軍思話之子也丹陽建康人紀僧真少

隨思話及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

既而委任如舊及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

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

沈寅之為領軍丘靈鞠吴興烏程人也靈鞠少好學善

屬文州辟從事寅之寅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

賓主坐處正如今日卿将来或復此

劉藏為尚書左丞徐孝嗣始適藏弟舍孝嗣往詣藏藏

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陸修靜與張融同郡融弱冠修靜以白鷺羽扇麈尾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融後為黄門郎太子中庶子

王儉為衛軍武帝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叅軍遷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又稱徐勉有宰輔之量

王融為中書郎劉孝綽之舅也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梁劉孝綽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嘗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後累遷秘書監

紀少瑜早孤幼有志節嘗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

方有高名後為武陵王記室叅軍

吕道惠餘杭人范述曽幼好學從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嘗有百數獨稱述曽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髙帝引述曽為之師友

蔡樽為侍中武帝嘗問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久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將軍

張永顧協之外從祖也協字正禮吴郡吴人幼孤隨母

養於永永嘗攜内外甥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何戲協對曰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後爲散騎常侍鴻臚卿

顧歡朱异外祖也异年數歲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後爲中領軍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梁仲德張緬外祖也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寳方爲

海内令名也仕至侍中
裴子野河東人為鴻臚卿張纘為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憾其晚矣
阮孝緒謝藺舅也藺晉太傅安八世孫孝緒以其有至性謂之曾子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元陽也藺後遷散騎常侍
張岱陸倕外祖也倕少勤學為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

此兒汝家之元陽也終於太常卿

陸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茍合少為同郡張緒所

知仕至揚州別駕

袁炤范雲之親人也雲字彥龍嘗就炤學晝夜不怠炤

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雲後為尚

書右僕射

袁粲為衛將軍謝朏為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

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朏莊之子也

韋叡以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沈約為左衛將軍張率為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同載詣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繇此與昉友善

袁顗爲雍州刺史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日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昭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謝朓文章盛於一時到洽清警有學行朓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亦乃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拒絶

任昉樂安人時到洽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

巖阿幽居者積歲昉有知人鑒與洽凡沼溉並游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又伏珽有才思好屬文為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昉深相歎異嘗曰此子日下無雙

何點字子晳徵侍中不就杜栖有學業能清言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栖果早卒又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徐勉為中兵郎領軍長史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

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
輕敝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識鑒後勉為
僕射時蔡大寶濟陽考陽人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
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
勉大為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
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諸葛璩瑯琊人臧盾幼從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
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

器王佐才也肩後為領軍將軍

明僧紹徵士也劉杳字仲深年數歲僧紹見之撫而言

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杳後遷尚書左丞

趙伯符孫譙親人也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為伯符

所知譙年十七伯符為豫州刺史引為左軍以幹稱

周顒汝南人何肩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之也惟劉瓛顒

深器異之後累遷左丞尚書領驍騎中書令拜表辭職

居若耶山高祖踐祚詔為特進右光禄大夫不拜

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柳莊初為太府卿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大寶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王僧辯為申隨都督司馬申為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

陳孔奐為中書令虞世基幼沈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及

煬帝即位參掌朝政

蕭暎為吳興太守梁大同初嘗目髙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

鄧顯沛國人也孔奐㑹稽山隂人也奐數嵗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卒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

蕭勵江總之舅也總七歲而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志性勵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後為尚書令給鼓吹一部

王筠為尚書謝貞從舅也貞年七歲母王氏授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閒居五言詩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謝惠連矣繇是名輩知之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加招遠將軍

張纘為吏部尚書杜之偉補邵陵王田曹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纘深知之以為廊廟器也

徐陵為少傅聞虞世基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後魏劉庫仁初見道武嶷然不羣嘗謂其子曰有圖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春為北部大人帥部

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春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春不以為意後顯果殺春而代立

王猛北海人為苻堅相薛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畧與猛同志友善及桓温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南山来謁與猛皆署軍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俄而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强猛以為不可屈乃止

崔光為司徒元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又濟南王彧臨淮王之孫也彧字文若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光見而謂之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又元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又趙彦深年十歲曽候光光謂賓客古人觀眸子以知

人此人當必遠至

游肇為侍中臨淮王昌弟孚少有令譽肇及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進退人物慽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李孝伯為尚書宋孝武鎮彭城魏使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

郝軒太原人世名知人崔玄伯為著作佐郎苻丕牧冀

州為征東功曹軒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李彪為御史中尉以李煥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為彪所知

崔浩為司徒薛拔沈毅有器識年始弱冠浩見而奇之

張讜為平壽侯李訢為相州刺史以罪免配為厮役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

崔玄伯清河人卒贈司空初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玄

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炤必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

崔挺為北海王司馬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嘗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至世稱其知人後光位至司徒侍中

李沖為尚書宋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崔亮年十歲嘗依季父幼孫家貧傭

書自業時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言亮於沖沖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寛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遠至

李崇為尚書令宋維字伯緒諂事元乂為時所怨崇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以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清河王懌為太傅劉懋性沈雅厚重懌愛其風雅嘗目送之曰劉生堂堂縉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裴夙為主客郎時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

李苗為員外散騎常侍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睦苗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

崔衡嘗舉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

高允爲中書監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生尤好屬文允每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後爲中書侍郎

李神儁爲吏部尚書崔彦穆幼明悟神采卓然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後位至侍中

崔亮爲吏部侍郎邢卲字子才少時有避遂稱子才焉年五歲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

常景河内人爲儀同三司車騎將軍蘇亮字景順武功

人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雒陽遇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又温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蹶是稍知之

北齊段長遼西人神武素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將長嘗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

便以子孫為托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

蔡儁廣寧石門人高典有膽畧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

遼西段長太原龎蒼鷹俱有先知之鑒

甄琛為定州長史同郡杜弼幼聰敏琛簡試諸生見而

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為琛所歎異其子寛與弼

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

才澄琛還雒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召命

彭樂以斛律光初為侯景部下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

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後至大將軍加太傅

邢邵河間人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儁邵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生後位至特進太常卿

任城王澄以李德林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惟澄及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後位至內史令

元巖為刺史郎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康元為司馬畢義

雲為屬與基竝有聲譽元嶷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邢子良與王睎遊處睎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隨母兄東適海隅邢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維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羣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必臻麗絶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崔昂謂盧潛及弟士遜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憾其俱不讀書耳

劉仁之爲彭城王韶定州長史孟業家本寒微爲州小吏性廉謹韶拜定州除典籤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

徐遵明為國子博士楊慶字伯悦美姿儀性辨慧年十六遵明見而異之

楊遵彦為尚書右僕射見奉朝請薛道衡嗟賞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後周齊王憲嘗過柳謇之於途異而與語大奇之謇時為童兒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

謝舉為僕射柳霞為邵陵王府功曹頗協時論舉引霞

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為台牧賢其勉之賢後至洮州總管

裴俠為郢州刺史梁竟陵守孫暠鄀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鄀城竟不遣監統及

柳仲禮軍至鬲逦以郢叛卒如俠言

于翼為司會中大夫文帝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

隋劉臻為左僕射初楊汪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繇是知名汪仕至吏部尚書

牛弘為吏部尚書所有進用皆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文帝多以

此疑之惟弘深識其才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又見李靖爲殿内直長重之曰李生王佐才也

顧言河東人也博學有才罕所推仰與虞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世基後至金紫光禄大夫

高構字孝基爲吏部侍郎見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精彩絶人深器重之每謂人曰此子有應變之材棟梁之

用又房玄齡年十八射策甲科授羽騎尉校讐秘書省孝基見玄齡嗟悒不已謂河東裴矩曰僕閲人多矣未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憾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劉炫為太學博士定州義豐人張行成少師事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

張㻋大業末為賊帥李大亮隴西狄道人也好讀書有文武才幹為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就死㻋見而異之獨識與語遂定交於幕下

盧思道為散騎侍郎封倫舅也封倫少時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

薛道衡為司諫大夫溫彥博之父友也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道衡及李綱嘗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有卿相才也

唐劉曇輝孔穎達邑人也穎達年八歲日讀千言未嘗嬉戲曇輝有知人之鑒深奇之穎達後仕為國子祭酒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善敷

奏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奇鋒間出高論横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徒聞斯語今見其人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李勣隋末事李密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引之內卧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偽鄭州長史戴胄知其所行能尋即釋放更加推薦咸至顯達當時

稱其有知人之鑒勣後位至司空

李文博有知人之鑒張河幼而警悟文博見而奇之與共結友河後為相州都督范陽郡公

盧承業為揚州長史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承業竒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行也師德後為相

朱敬則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及知政事以用人為先桂

州蠻叛薦裴懷左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為知人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時賞拔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公後當相次掌知鈞衡之任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烱盧炤隣駱賓王等以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其後皆如其言

李義琛為雍州長史蘇珦為鄠縣尉義琛謂曰鄠縣本

多許公近日遂絶訪聞其孫明公爲其疎理因顧指𦪇事曰此即明公座也但憾遲暮所見耳珣後至吏部尚書

桓彥範爲雒州刺史蕭嵩調雒州參軍彥範見之雅重待以殊禮

姚崇爲紫微令蕭嵩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幹同列咸未之異而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

獨孤信爲雒州總管孫思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

說兼好釋典信見而歎之曰此聖童也但憾其器大識小難為用也

吳競仕至相州長史初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畧少時師事競競甚重之

李華栖筠之族子也栖筠趙郡贊皇人幼孤貧而器度雄遠體貌瓌傑博覽墳籍無所不通屬文勁迅然本於理道教化性嚴重寡言造次不妄交接故當時高名之士皆敬慕之華有知人之鑒每稱其王佐才初自負器

業恥從賓貢隱居於郡共城山下華固勉其應舉一試
登進士第
程楚賓者呂諲鄉人也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
學早孤家貧不能自賑楚賓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
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杜鴻漸為宰相杜黃裳升進士宏辭科鴻漸深器重之
黃裳後亦為相
于邵為禮部侍郎雅知人初山南東道樊澤嘗舉賢良

方正至京師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五年澤為節
將又北部郎中崔元幹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
學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當掌誥命竟如邵言
裴儆為金吾將軍時邵說遷吏部侍郎以才幹稱談者
或以宰相許之儆語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
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
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為
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

肯以不死獲齒班序曾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德色其可久乎說竟卒於歸州刺史

梁肅為翰林學士初崔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舉訪於梁肅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韋夏卿為東都留守留心辟士務得才彥其後位至卿相

高郢為僕射張仲方之父友也初仲方為兒童時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為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為御史

後唐盧質為張承業管記承業辟馮道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

趙德均明宗鄉人也高行周事明宗嘗與清泰主分率牙兵明宗所征無不拱從德均謂明宗曰行周心好謹厚必享貴位

陳紹光驍將也鄭仁誨幼事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秉醉抽佩劍將刺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

晉盧岳明歷象善知人唐末嘗謂李周曰子奇表方願

隆凖眉目踈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雒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岳言乃拔青山寨將張沔落武皇賞之補萬黄頟軍使

司空圖為兵部侍郎姚顗少惷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圖深器之以女妻焉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三